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目録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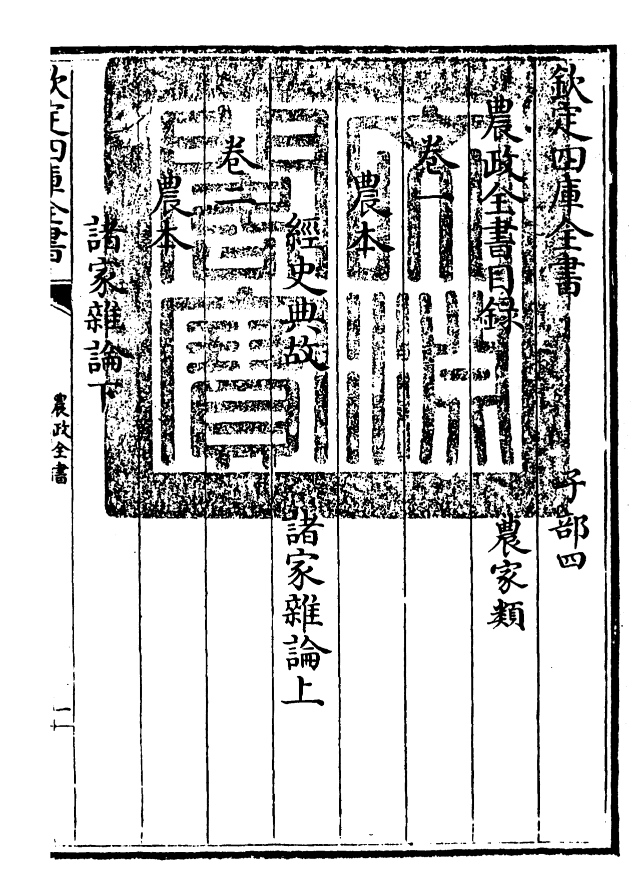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賓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錄監生臣李廷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四

農政全書目錄　　農家類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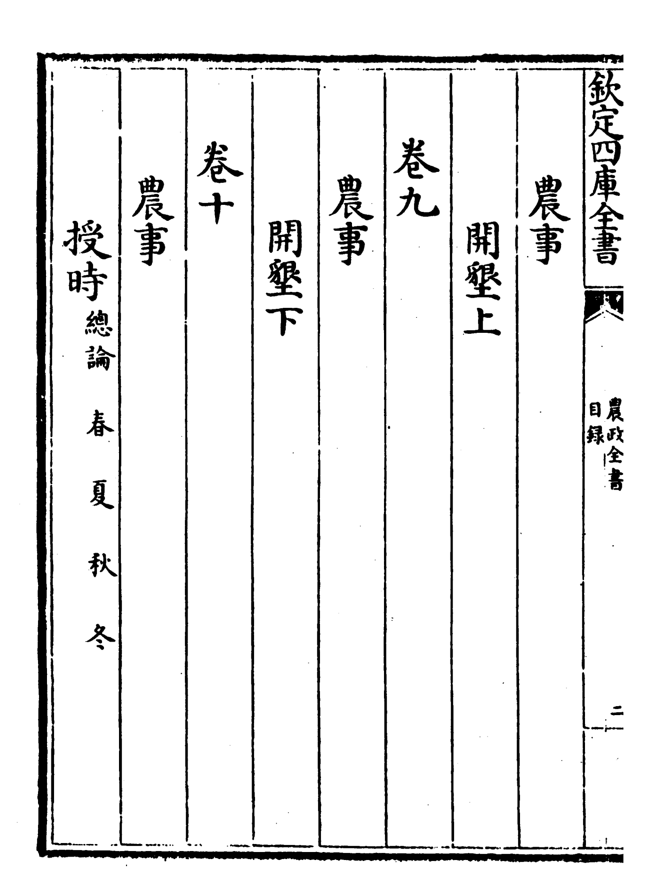
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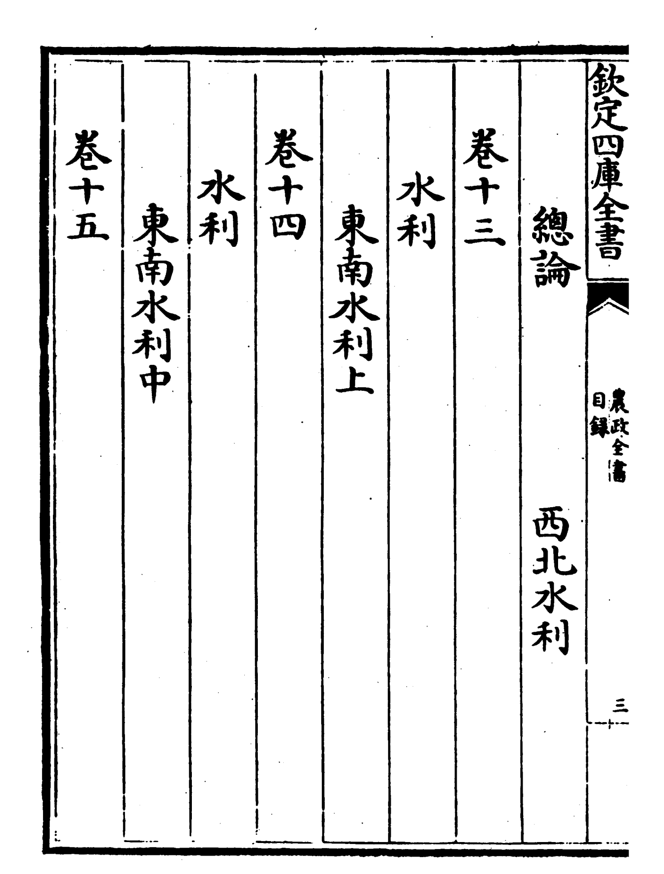
經史典故　　諸家雜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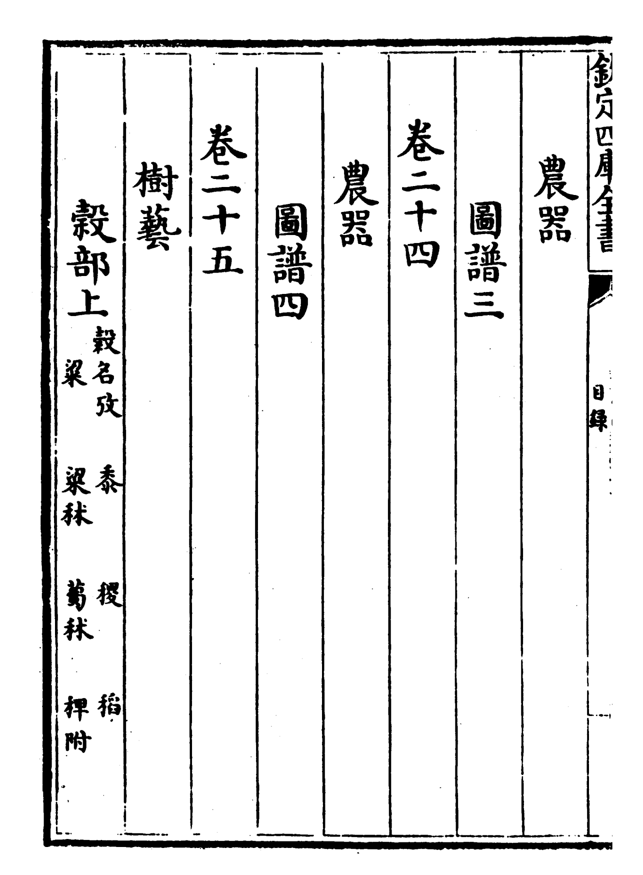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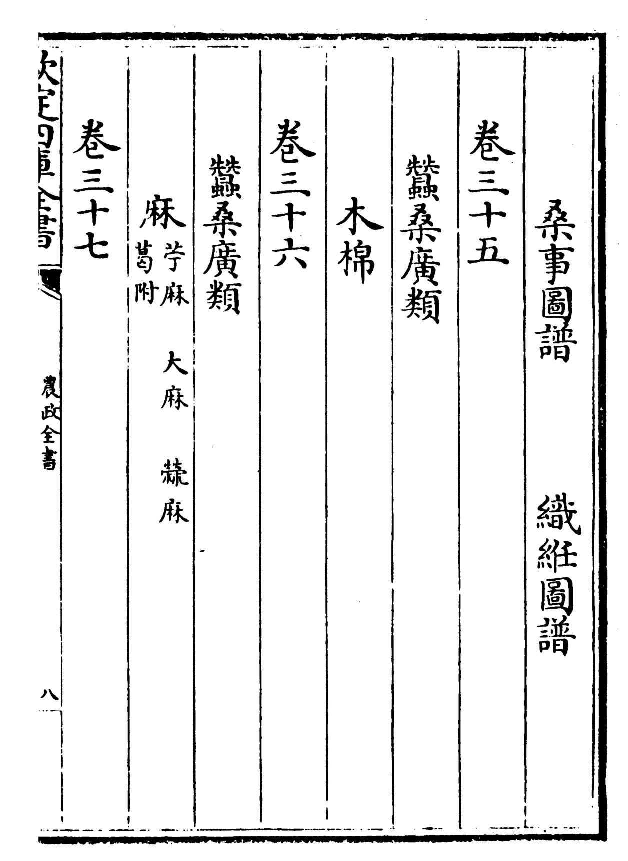
農本

諸家雜論下









種植

總論

卷三十八

種植

木部

榆　梓　松　杉　柏

檜　椿　梧桐　椒　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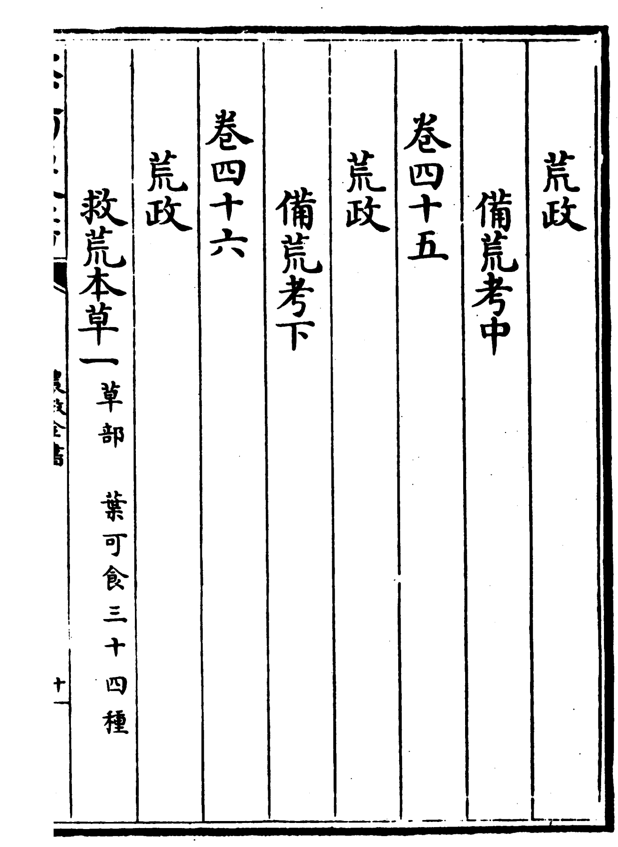
槐　楊柳　白楊　女貞　冬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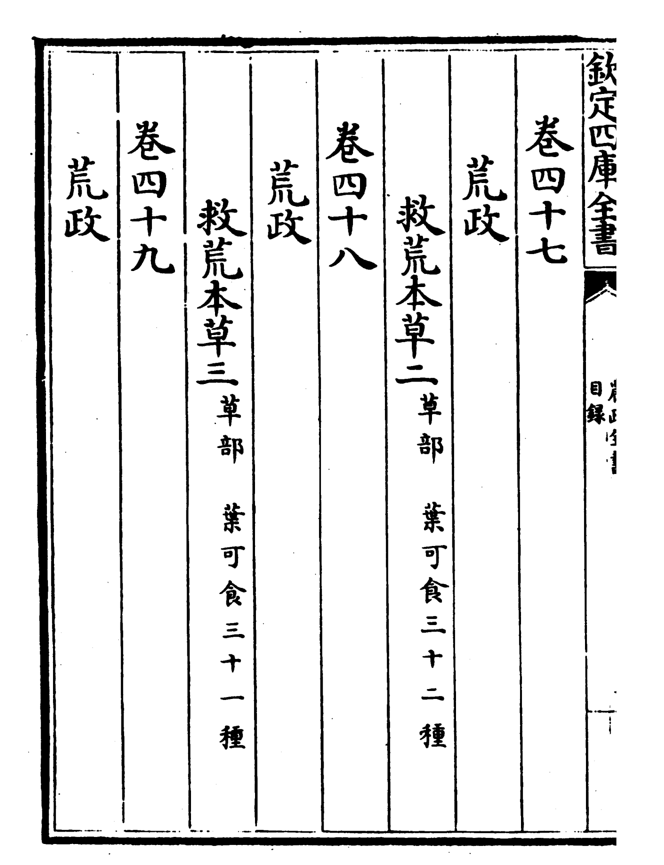
水槿　櫧　烏臼　漆　皁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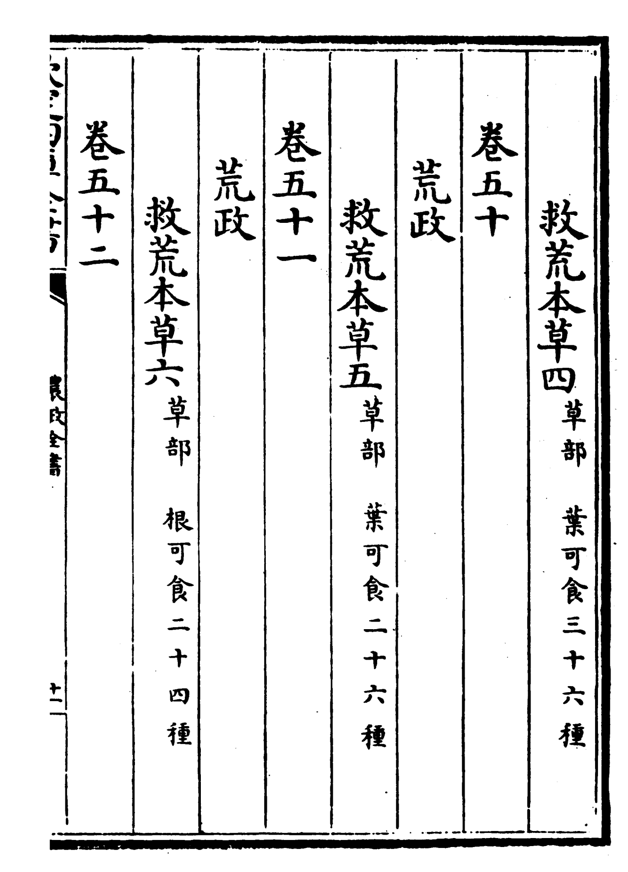
椶櫚　柞　楝　棠梨　海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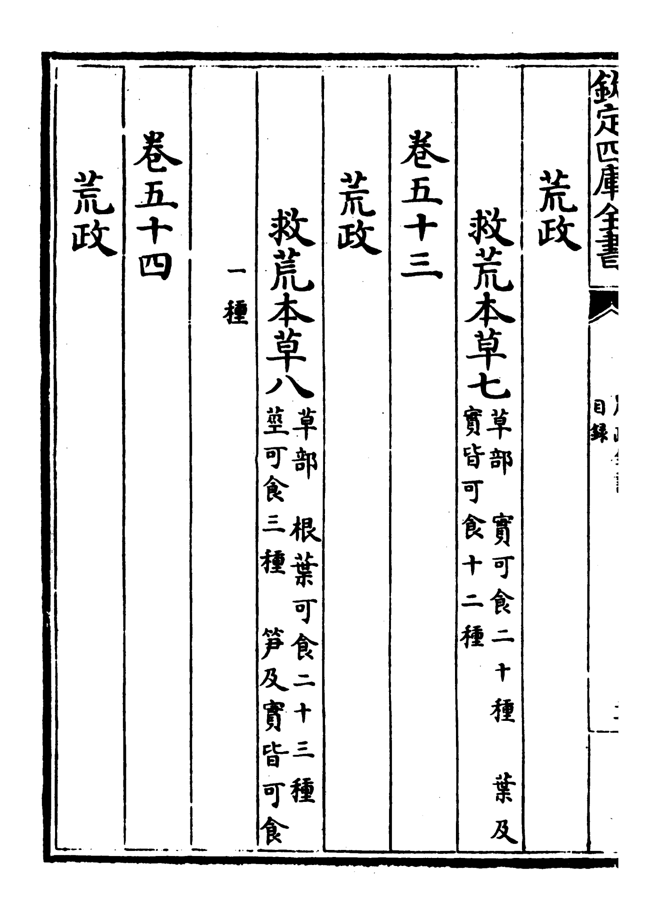
椰　梔子　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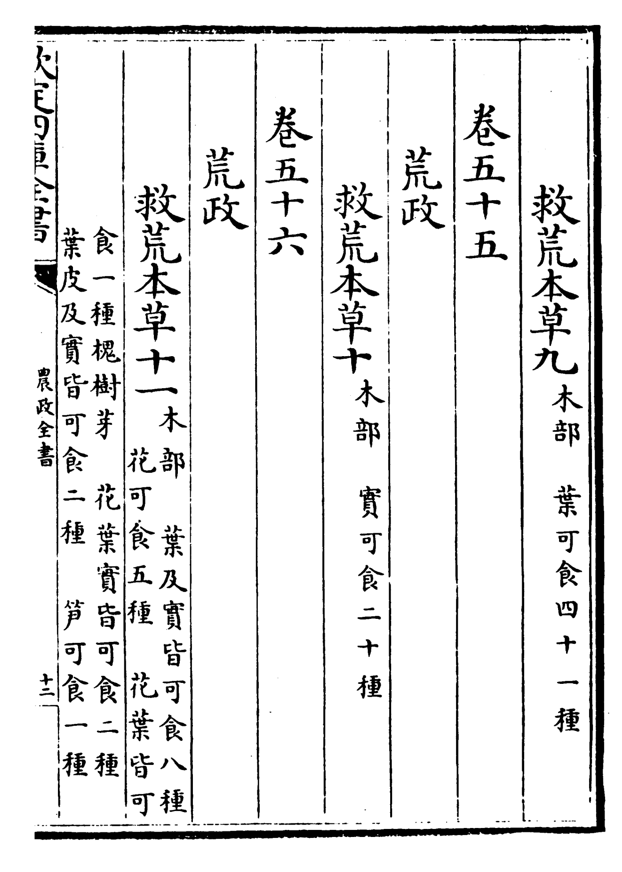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救荒本草九木部 葉可食四十一種

卷五十五

荒政

救荒本草十木部 實可食二十種

卷五十六

荒政

救荒本草十一木部 葉及實皆可食八種 花可食五種 花葉皆可食一種槐樹芽 花葉實皆可食二種 葉皮及實皆可食二種 笋可食一種

荒政

救荒本草十四 菜部 葉可食十九種 根可食二種 根葉皆可食四種 葉及實皆可食五種 根及實皆可食一種

卷六十

荒政

野菜譜六十種

臣等謹案農政全書六十卷明徐光啓撰光啓有詩經六帖已著録是編總括農家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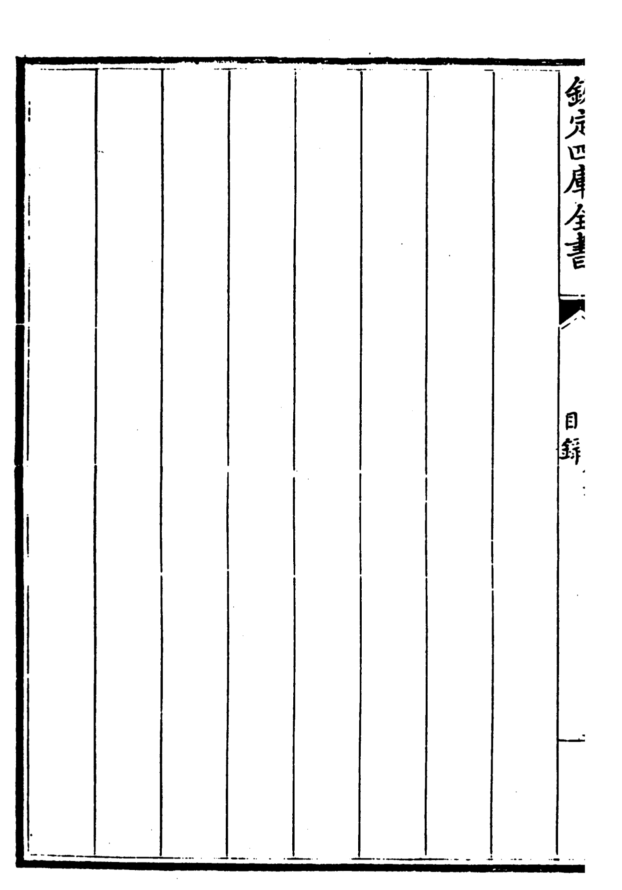
裒為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為井田一為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治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録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為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啓本傳光啓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

谷等同修新法歷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次為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與王禎之書相出入次為樹藝六卷分穀蓏蔬果四子目次為蠶桑四卷又蠶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麻苧之屬也次為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為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為製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為備荒中十四卷為救荒本

草末一卷為野菜譜亦類附焉其書本末咸該常變有備蓋合時令農圃水利荒政數大端條而貫之滙歸于一雖采自諸書而較諸書各舉一偏者特為完備明史稱光啓編修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又稱其負經濟才有志用世於此書亦略見一斑矣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農政全書卷一

明 徐光啓 撰

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敎耕故號神農氏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

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葢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殆始扵此也后稷名曰棄棄為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盖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為耦而耕皆人力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犂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至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

養牛以備春耕

漢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

藝文志農九家百四十一篇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玄扈先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食也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言貨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禮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春則耕種夏則芸苗秋則穫刈冬則入廩分地之利分别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謹身節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還廬樹

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管子民無所游食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玄扈先生曰有所游食必不農今世是也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叄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
賤其傷一也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
稼氾扶嚴反水名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本姓凡氏避地於氾水因改焉

史記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
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疋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比為率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畒畒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畒巵茜徐廣曰巵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黄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畒駰案韋昭曰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畆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張堪拜漁陽大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唐張全義為河南尹經黄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户四境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户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之

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諸家雜論上

管子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蚖蕍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角　赤壚歴强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扵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黄堂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同墻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檿㯹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扵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扵

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一作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

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

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𡋯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

五尺而至扵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扵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扵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扵𦶨𦶨下扵莧莧下扵蒲蒲下扵葦葦下扵雚雚下扵蔞蔞下扵荓荓下扵蕭蕭下扵薜薜下扵萑萑下扵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為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黑或黄或白

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黽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

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之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忞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乂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

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塥不灰青悳以菭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𦯊䔡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

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藥安生姜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寅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麂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黄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蘟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黄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悉五悉之狀廩焉如壏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黄

秀以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忢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强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塈五塈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塈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萯

細𦵏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纍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二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堉其種

雁膳黑實朱跗黄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鵞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九十其種三十六

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畆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出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内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强

吕覽曰玄扈先生曰古農家之書甚多于今罕傳吕相所集諸篇槩有所本亦可覩見一二矣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

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耰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我疏機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閲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

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桐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桐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庞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

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蝨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莖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

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胸氣不入身無苛殃黄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審時篇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

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兹美禾來兹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

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昝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

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若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任地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為其唯厚而及䥯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㰁高培則拔寒則彫熟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稼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

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為洽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

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蘖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蟲使農事得_{辨土}篇

亢倉子曰人捨本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守不可戰人捨本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流徙輕流徙

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

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産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受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黄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巳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

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襲敘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巳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産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遇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

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畒欲沃以平下得隂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强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泠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疎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

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蕾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稠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

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䵷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疢人無病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

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農道篇

戴埴論曰玄扈先生曰書不删無逸詩不删豳風夫樊子告須之辭亦猶孟子不欲並耕之意耳遲學稼學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扵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穈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褎發秀穎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扵生民七月

周禮欲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益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跡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畒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

苗有行故速長强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詭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畧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

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賈思勰齊民要術叙曰葢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旣葢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旣故李

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為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

為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為而尚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飡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

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為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

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耬犂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

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為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為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黄霸為頴川使郵亭鄉官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豚子可以為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

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

急每歲時後察其强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為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為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為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為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

關中無饑年益食魚鼈而數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境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

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歳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玄扈先生曰余勸人種樹或曰不能待何法而可余曰不能待速種為可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

矣卒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為災一穀不登胔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扵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扵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也葢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為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

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令采拓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録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偽益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云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

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蔬食（菜食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四海雲至之月也）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燕降二月）陰降百泉則修橋梁（陰降百泉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一月昏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昏中六月）虛中即種宿麥（虛昏中九月）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之宿季秋之月收斂蓄積）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氷泮而

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扵足用足用之本在扵勿奪時言不奪民之農要時勿奪時之本在扵省事省事之本在扵節欲節止貪欲節欲之本在扵反性反其所受扵天之所性也未有能搖其本而静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隂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收斂曰穡稼欲熟穡欲速此良農

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田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不有樹而當五穀且倍馬蓰馬者予齊桓公問於管子曰饑寒室屋漏而不治垣牆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之枝其年民被布帛治屋築垣公問此何故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挾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去今吾沐塗樹之枝日方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產丁壯歸而有業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恐為風雨所損也還廬樹桑菜茹有畦還繞也瓜瓠果蓏殖於疆埸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

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此為代田歲易甽非歲易田也代田與區田同意古法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便巧之為利如此曷不為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善者之為利如此曷不善）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君臣之用心於民如此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

少牛亡以趨澤趨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能者之虚心如此不虚不能不能不虚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其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宮壖地謂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壖地為田也此時未有形家者言幸不受其排擯生於郭璞之後者難矣課得穀皆多其勞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豈有無賞而能成所欲成者乎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謂父土以上令得田以田優之也師古曰令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

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

穀多

農政全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繪圖監生臣竇光國

農政全書卷二

明 徐光啟 撰

農本

諸家雜論下

閭閻序王禎農桑通訣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州

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與顧公謂茲實

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即布政使司刻之

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之休感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余為言以著公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以短其于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人之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者亦人之欲生者也令無論羲農軒堯以来想巢燧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之君臣道與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耕穫鉏報陰陽蚕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邊

隰燥濕寒燠之氣宜候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蒔剛柔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稞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磑碓磑精麤籠簸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浥漏之虞宜際也積散出内盈縮低翔之數宜算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羸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

君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
遑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搤醫論且然况君
以民為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斁民事衣
食縣官不宣心力猶慵者懈主人將轉雇君子當廉勤
自樹忍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
衣食也王公躬耤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
士以及内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故曰民事不可緩
也今簡王民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

通諸上下者盖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制利器而昧要訣則逆時與無器同故得其訣器可假而使也利諸器種可糴而下也度要訣以達冲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上農矣吾又恐浮食末作未緣南畒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令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即得盡若寛見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内之遠重也黙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

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戍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滞也六者于古已然而害農一也嗚呼是書據六經該羣史旁兼諸子百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從政者無害農皆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徧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凉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迟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骨而子漸之谿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竊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

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媪揷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篾釜或隔年見如樹或二月食櫻桃蜑家于舟苗獨藏穗閼隴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犂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犂一牛一牛三犂耬犂也而載之墾耕篇則誤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産也往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勰要術附槃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

今俗所少葛龍牧笛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毋巻生烝下種則一年可耕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真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緋顧公名應祥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

王盤農桑輯要序曰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

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年功効大著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删其繁重摭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豳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語王道丁寧反覆

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二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

于永清序鄜廷瑞便民圖纂曰昔漢天子家令鼂錯紆籌計邊事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咸匈奴先為居室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流泉之味土地之宜草木之饒使

民樂其業有長居心無他使之也上谷雲中壤接三輔扆漢控胡巍然西北重鎮於今稱絶塞焉虜款以来烽燧無警者二十餘年矣完固阜殷宜益倍曩昔乃閭陌耗敝罄懸杼倚浦羸襏襫不給於南畝而庾鬴韋複告匱於北山關以北石田敝土蕪穢汚萊無耕桑林澤之業一切機利悉倒制於借壤雁民白登於西計文讕滿羼名規役租積逋且萬計尺伍執殳之夫雕敝脫巾單産孱民飴堇荼練縕不銖於體乃裔徼習呰窳猥云輸

財効力疆腹殊共藉令方内有數千里水旱之災大庚之金不葷於塞林林寄生之衆將安所哺啜褸褸慰啼號哉汜勝齊民之術顧安可置弗講也鄺廷瑞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蒭牧之宜微瑣製造之事捆摭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為本是故繪圖篇首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

者非耶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數民事不幾以穀恥乎其務宣厥心力以惠綏拊循若人期會必審毋奪時徵發有度毋盡力約束有章毋煩令故曰表地掩畝刺草殖穀農夫庶衆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衆之事圖纂既纚纚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

王禎農桑通訣孝弟力田篇曰孝弟力田古人曷為而並言也孝弟為立身之本力田為養身之本二者可以

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學之本在耕是故士為上農次之工商為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既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

莫加焉而耕歴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徒皆以耕為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歳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已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為先其制形也亦以不孝不弟為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

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疎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瘖聾跛躃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㾖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為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為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為言帝感其

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遣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尚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况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末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農人受飢寒之

若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羡之至去隴畒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王禎農桑通訣地利篇曰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甿令去古已遠江野散閑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絶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黄帝畫野分州

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為十有二州尋復為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為上下徐

州厥土赤埴墳厥田為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黄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兾兖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擬卒人為惰者必此言也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令

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心四度箕尾燕幽州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

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勃海入箕一
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涼入
箕十度斗牽牛須女吳城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
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
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
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
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衛并州安定入
營室一度天水入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
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
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敦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
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
一度鉅鹿入昴三度恒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
山入昴八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
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二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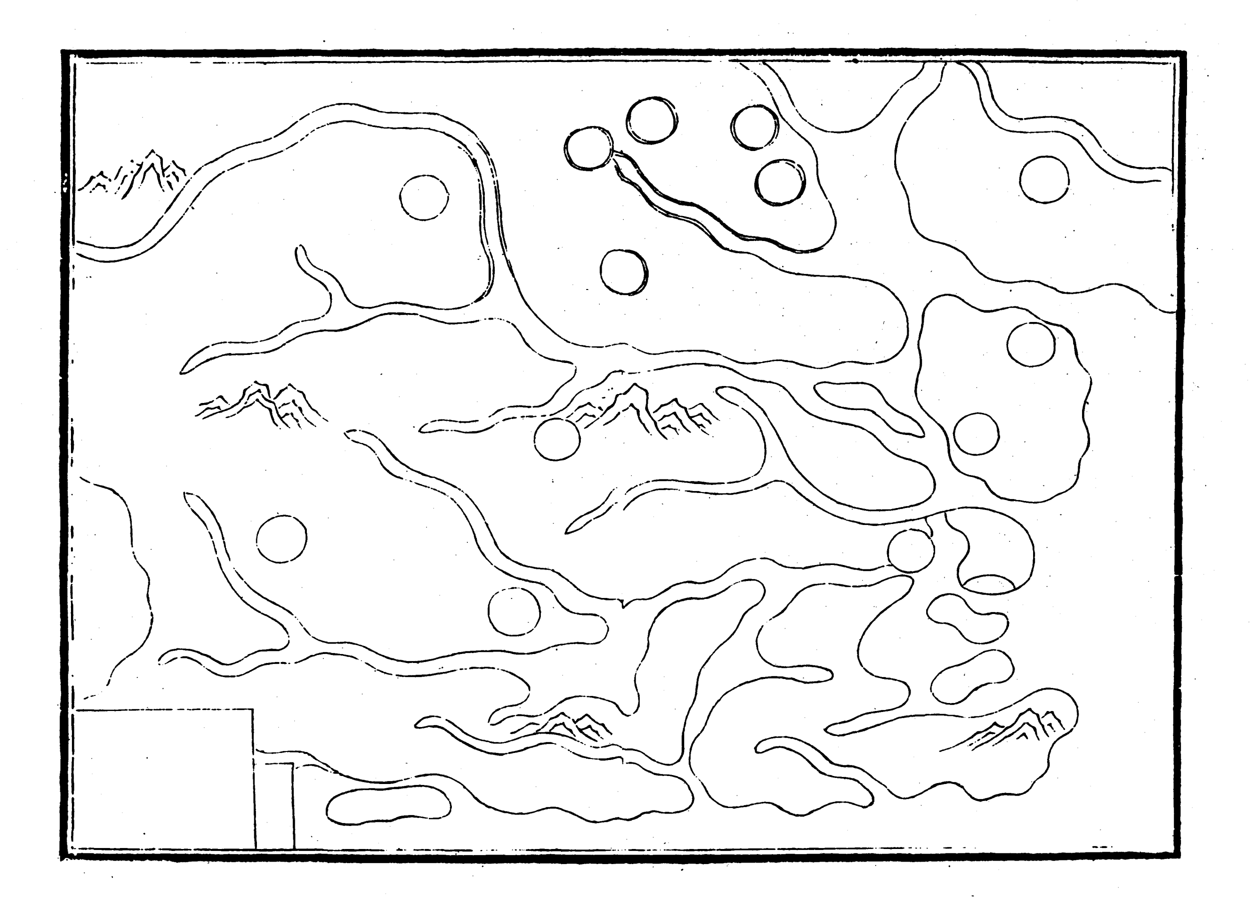
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

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以教民春耕秋穡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為之種凡糞種

下其名謂白壤黑墳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

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堅也用蕡輕㶻脆也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此謂占地形色為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溲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奉為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遥四海之廣舉在

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國家教民之
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玄扈先生曰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来蔬果如頗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来者多矣今薑荸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絶果若盡力樹蓺殆無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為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

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故此書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甚無謂吾意欲載南北緯度如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蓺庶為得之

馬一龍農說曰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界所生人食其力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於農神農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華野猶振其風蓋斯民之生以食為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死者其天絕也天之生人必

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産於地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游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夫受田百畆不奪其時仰事頫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嘗不治嗚呼君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農以力為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知不踰力者雖勞無功

此總言用力體要時言天時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穡力之所施視以為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為

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用不可棄避不可為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言陽主發生陰主斂息物之生息隨氣生降故冬至之後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於上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衍布濩而不窮畜之盛大致然是以桃李冬花無氷不殺草春秋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耕宜早春耕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踣其踵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牿未壯盛而先亢者乎亢則害牿則亡傷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乎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日為陽雨為陰和暢為陽沍結為陰展伸為陽斂詘為陰動為陽靜為陰淺為陽深為陰晝

為陽夜為陰繁殖之道惟欲陽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來其外或泄而不出若陽洩於外則陰入其中生機轉為殺機矣

凝陰在上其氣固嗇歲久不耕之地純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力追攝何以和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園塲之土未嘗生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煅之地藏氷不融者絶其地脉而中無陽氣來至也竊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

玄扈先生曰火煅藏氷别有理令藏熱炭之甕暑月可藏氷豈非絶地脉耶

陽自下起發其内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齊以入於内諸陽皆生者

此盖言二氣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正月為泰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

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遯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者神化合辟之妙斂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為始終者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為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矣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以形堅

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洩而形可堅矣天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洩由於不抑陰之形朊者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後徒有美

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洪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總秸俱成農功已畢或土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潦未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餘粉黛諸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生則化成則變然必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其緒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為其根求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夫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為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為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

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

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月離于紀星回于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

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夫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為膏砂瘦為瘠高者為原下者為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啟土九寸為深三寸為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廢則不美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脈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脈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為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啟原宜深啟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塊然附贅之區也

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

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獲倍也患言水暵蟲傷之類溝堰陂洫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制造為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粃稿卉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無收所生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勢也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堤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栗矣

亢而過洩者水奪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

陰也何謂亢如既穫之後犂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太陽燥烈破塊之間盡為枯體陰不外周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藉其潤澤之液包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為陰氣之微過火俱化化則合併為用不惟不為害而反為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履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然不至於亢也

歛而固結者火攻

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歛失於鋤墾蕪翳蔽其天陽汚濁淫其膚理陰沍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故結之陰假其焚燎之力疏道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二生火火為陽氣之微過水俱變變則轉易死氣以為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鎡錤寸

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並鍾五賊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為甚者言也鎡錤寸隙壟之不遍也雖所餘徑寸他日禾根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以漸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耕之土則土無不毛之病五賊食禾之蟲也熱氣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榦或當晝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螣朝露浥日濛雨日中然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螻熱踵於下濕行於稿爽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昫而風氣不行遂生蚩五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者雖久浸不見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踈齒披拂勿以凝着則蟲不生近者田家治蟲之法多以石灰桐油布於

葉上亦可殺也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盖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祖氣主穀子之在秸者言也母胎主穀子之脫秸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爲種母胞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已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則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於冬至之後熱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踈草障蔽鳥雀壅以會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芽除草薉糞頗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褁美種縣之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而芽

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晝沉夜眼畬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抜不可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蹼折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耳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種穀備矣此下言治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猶存髓不洗則濁滓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在哉此在交併與剝換者得不得之差耳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邇為儔尺寸如范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搪泥然後以二指嵌苗

置其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横之列整則易於耘盪踈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為儔踈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則數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疏者矣○地肥更不宜密農書曰瘠田欲稠

但害生於稂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孰若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何

稂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延生也恐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農者智力兼至知稂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治之其功次於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而不可圖為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歎

而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也夫薙草之法數與草齊南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薙治也惡草之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為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之不早䕶其潜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輔翼者勢威於苗矣雖其上農其無如之何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横木而耜又其次編木而鹵曲木末而鏟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直

木而鏤堅也攻之無遺類矣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於物以為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耕者有大畊小畊闊挑卷掄大抵勤與惰之殊也耙抄遍過之說已見於前其耙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粗塊龐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塍之間禾之豐瘁頓異且又妙在旋抄旋耙旋耙旋蒔則燥濕和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也多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搗盪搗盪雖以去草實以面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本入土不深橫根布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葉雖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頂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穗長碩也鏟鋤皆削草翳撥以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田皮既撥則洩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為塗塗時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之禾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水又助潤滋清氣矣養苗

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再假力不能再加然意外之虞尚不保其無也　玄扈先生曰至哉言矣鋤棉鋤桑斷其横根皆此理也說者謂種樹不實斷其直根非也正宜留直根去横根耳但樹大者宜漸去之

如是而猶存者可不畏夫

此又申言薙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遺於地忽不覺其蔓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

此言養之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雨入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秕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病也陰晴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此猶不得自盡況以委之蕪翳而求其不敗也可乎

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

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而農也如之何不力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貴如此茍非順時調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農政全書卷二

農政全書卷三

明 徐光啓 撰

農本

國朝重農考

馮應京曰昔黄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民之利稼穡為寳所從来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於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

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宜分為井牧有經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安甿以田里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疆理而帝王所為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

玄扈先生曰商鞅相秦專以農戰强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為廣地計也不知廢此古制地則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鞅之開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皆有限制鞅尚首功得五甲首而隷五家又制為武功爵使有功者田連阡陌廢先王百畝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為并兼之始也豈謂其剷平疆理廢先王之徑畛溝洫而

變為平原廣隰乎哉漢去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為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為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惟是皇祖二百年来籍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書不云乎法祖攸行皇祖宵旰民依垂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而列宗踵武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議備考鏡焉繄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目擊羣

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劒拯元元於水火諸艱凶疾阨之苦業身嘗在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獨詳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患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畆至十畆者栽桑麻

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獲多寡立為勸懲吴元年冬祀圜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亦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麤衣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

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於飢寒也上自
舉義旗以来兵革倥偬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為敉寧
吾民以厚其生葢不啻勤摯如此矣比登大寳洪武元
年即詔遣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畆經理以實
聞毋妄有增損為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内外命婦蠶北郊
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為常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
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歴農畆

者久適見田者冐烈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為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屨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邉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

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今皆紙上栽桑矣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

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寛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累行此二百年百倍富於

文景實 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劉九臯言古狹鄉民遷於寛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

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塋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畆始同力運柴草燒

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為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畜旱暵宜洩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

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鎛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高皇帝之為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既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遣賑之使有玩必誅恒若飢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志至今讀嘉瓜一賛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繇之盛軌哉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君若臣然不忘保民之思焉文皇帝入纘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酧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當謂户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儘力農畆將不免有失所者其發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

安侯王忠往北平安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黄福奏給陜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内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

奏蕃夷入貢方物請運民力接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
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
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
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户部亟遣人往
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冐爲僧者并其父
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
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
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狥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

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殊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畧矣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

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為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命如此伏睹實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為人君止於仁故弘施霈澤詢民

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斯盖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令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嘗謁陵道中憫秉耒者為賜鈔因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因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

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率此言也以至于今樂利遍天下矣盖嘗反覆
章皇帝養民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祗奉祖宗
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
祖大端云明興七十載於兹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
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載在皇陵碑記重務本之訓傅自
文皇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于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
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肅法守下
役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齡嗣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殿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盖本朝髙章一創一守光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農為啟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叅等

官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繇成迄私蓄積寖寡而盜寖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先政蕩然矣括鏝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儌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于耕籍儀註內增上

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徳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吴淞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上方鋭意圖治農桑不擾蠲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徳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甌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藴言

改皇莊為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
来畿甸民之擾害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
也各該撫廵所屬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
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
其殿最其土田為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節有豁除所
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
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
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鑾等偕往西

苑視收穫帝御邠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
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
之苦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
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恒裕刻
豳獻考睿製農家忙律於殿壁御為文記之意念遠矣
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為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宫中
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為賦詩志喜時盖玄修未啟
嚴嵩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上所為垂章光于蔀屋

灑露潤於窮眦盖猶有恭儉之思焉穆皇帝清淨化民寛仁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上實貽謀弘遠矣嗣我皇上天挺英睿虔始勵精萬歴初允輔臣議清丈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强敏鍊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步算乃待此時習耶且亦何能習也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

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災旱朕為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干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大雨是舉也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飢特出内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宫中宫各為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頃者征

繕日煩繭絲遍天下議者惓惓罷升稚譬病癰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砭而愈正費調治臣請言調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公出獄余晤之未及勞苦輒道此數語甚切又亟與余索江南農師以治江北之田仁人之言哉

國家奠鼎燕京即勝國之故都也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為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為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為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為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以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皆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為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既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壖率成沮洳在在

可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
邇年給事中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畟糧從二三屬吏
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
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
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鑿成田
如密雲之燕樂莊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之
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
西則有白馬鎮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

城南則有别山舖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濆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剌榆圫史家河大王莊東

則榛子鎮西則鵶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

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强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為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兖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曽

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没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古人原是如此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横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莫若正疆理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鬮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

議毋以欲速而轍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事需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地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茅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横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飢饉窘迫烟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碭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方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横潦之水官道之衝設

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甲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寛慰安挿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

得專行議既允惜其時不講于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貪穢之吏臬僉竟令以人廢慼舉也若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特詳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甲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潦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致既於下流之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劃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岡隴海涘也岡隴之外則海矣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來縱浦橫

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此處實非岡隴蓋近海之地比下鄉稍高耳如吾松之稱沙岡竹岡者皆是也）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漑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盈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

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各有所歸而瀦者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如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殫思熟見鮮能究其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修葺之法小民最無知全頼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為修内故水益闊易衝而湖州

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議互相發云湖州地下無土崇桐地高土多無土者將何增外土多者其傍河之田不肯增土以為岡隴凡高下鄉皆然低鄉築圩高鄉開河如是而已中州濵河之區歲苦馮夷衝齧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曽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漑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

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没没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氷為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穫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終

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深維理道數徙民就業寛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絶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放梳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為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邉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于

催科曽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為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為敵騎利在平曠易為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為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争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敵即可依此為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

山東登萊猶存畎澮而邊騎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塞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為黔首即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堙卑夷高以

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道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為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翺宋林勳倣古井田意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子厚有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為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為豪

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于井田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巳遂窮乎亦惟是我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田遺意即召人墾荒亦必驗丁撥給限定田畆不許抛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為憾諸所為農田計久遠者酌古準今足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余嘗謂夏后五十殷人七十非厚民而多予之田乃限民不得多種也吾高皇帝真得此意矣故曰刱明主意見自然到此不可學不必學也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為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

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官愈增事愈廢矣何也事廢而後增官官增謂事舉矣而其實不能舉事也）蓋設官分職原以為民孔曰富之孟曰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為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先臣吳世忠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為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為豪

家塡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畒無勺水可資若占塘為田則豪家也塘寬而無勺水可資則非豪家也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為急差官清理歳有修築於時豪强不敢塡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為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强塡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户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為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

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將何以挽其流乎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查憲綱一欵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頃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霍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已

旌舉守令何曽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乞勑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南尤為至急而週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髦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矻矻無一同一旅以抒其猷士抱遺經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富教先勞亦私議于車塵馬足之間而已痛哉可為慟哭者也趙邦清之為滕縣也均田治

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避此有司之則也

農政全書卷三